

战歌铿锵 唱响山西



起来，同胞们！
起来和鬼子们拼！
他炸毁我们的工厂，
他炸毁我们的家庭。
起来，同胞们！
起来和鬼子们拼！
他炸死我们的父母，
他炸死我们的弟兄。
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逃生，
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逃生。
起来，同胞们！
起来和鬼子们拼！
他杀死我们的姐妹，
他杀死我们的妻儿。
起来，同胞们！
起来和鬼子们拼！
他强占我们的大同，
他强占我们的太原。
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逃生，
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逃生。
拿起那一切武器：
镰刀、斧头、剪刀、锄头，
乌枪、铁尺、土炮，
来保卫我们父母、姐妹、兄弟，
生命财产，田园土地！
武装保卫山西！

洪梦

这是抗战初期革命文艺工作者吕骥、夏川(笔名白炎)在山西从事抗战活动期间联手创作的战歌《武装保卫山西》。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吕骥、白炎先后来到太原，分别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从事宣传工作，并在山西国民师范开展歌咏活动。

8月下旬，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准备开赴山西前线之际，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赴山西，代表党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宜。9月5日，周恩来到达太原。当时，山西境内人心惶惶，到处都是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和伤病员。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周恩来对抗战前途却充满信心。他在太原各界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八路军开向前方，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友军共同抗日，希望各阶层人民加强团结，以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在太原期间，周恩来多次发表演讲，参加座谈会，为推动山西抗战大力进行宣传。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吕骥、白炎这两位年轻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受到鼓舞，迸发出创作激情。这些珍贵经历，晚年的吕骥仍铭记如初，他1987年回忆：“提起(周恩来)总理，我自然要回忆起50年前，第一次在山西国民师范听他作形势报告的情景。他鲜明的观点、科学的分析、精练的语言、充沛的精神，一口气讲了5个多小时，中间没有间歇，仅喝过一两口水。结束时，大家长时间热烈地鼓掌，说明1000多人被他精彩的报告带出了迷雾，对国内外的军事政治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胜利的信心大为提高。听了他鼓舞人心的形势报告之后两三天中的一个晚上，我们就在薄一波同志的率领下，向前线出发了。”

转战于五台山西前线的吕骥，接到白炎写好的《武装保卫山西》歌词后，晚上一宿营下来就全神贯注地进入创作状态。他回想出征前周恩来的精彩演讲，再联想自己亲闻亲历的一幕幕抗战情景，尤其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战士们英勇抗战的感人故事，灵感顿来，迅即创作出这首战歌的曲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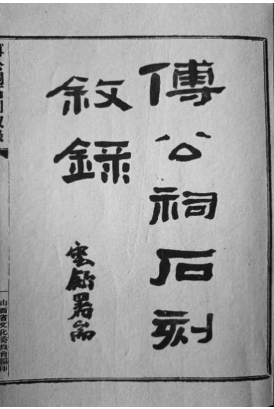
这首战歌的曲调铿锵有力、气势磅礴，颇富山西风格，听来亲切动人。它首先在决死纵队流传开来，并很快传遍了山西，传遍了华北，传遍了全国。每传到一个地方，当地歌者就把歌词中的“山西”改为自己的所在地，于是，出现了《武装保卫山东》《武装保卫河南》《武装保卫长沙》，一直到《武装保卫家乡》，遍地开花，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郭象升与傅公祠

张崇建

在太原东缉虎营省政协大院，有一处历史建筑“傅公祠”，它是20世纪初为纪念傅山先生而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最早提议修建傅公祠的人，是近代山西著名学者郭象升。

郭象升，字可阶，号允叔，晋城人。清宣统己酉科拔贡，曾得七品小京官。先后在山西大学、山西国民师范、山西大学教育学院任职，有《文学研究法》《渊照楼杂著》等著作。他在青年时代即留心乡邦文献，清光绪末年主编《晋阳公报》时，就曾发文字征求乡贤著述，抗战爆发前，还主持完成了《山右丛书初编》的编纂，为保存晋人文献作出过重要贡献。



左图：郭象升题《傅公祠石刻叙录》
右图：1936年的傅公祠门楼（作者供图）



【晋祠】

晋祠名列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悬瓮山麓、晋水源头。晋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祭祀园林，始建于代基早，相传为纪念周成王胞弟叔虞而建，因其封地后改名为晋，故名晋祠，历代均有修建和扩建。钟楼、鼓楼位于对越坊南北两侧，明万历三十年(1602)创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重修。两楼形制相同，楼顶为重檐十字歇山顶，顶饰琉璃瓦，恰似牌坊的两翼。

走遍山西的古建，你会发现：别处难得一见的重檐十字歇山顶，在山西却并不鲜见，晋祠对越坊两侧的钟楼、鼓楼便是其中典型代表。重檐十字歇山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种复杂屋顶形式，重檐结构结合了歇山顶和十字脊的特征，外观看去，屋脊纵横交叉，四面山花凌空舒展，双层飞檐层层叠叠，既显端庄威严，又不乏灵动气韵。很多人疑惑，这种屋顶工艺繁复，造价比普通屋顶高出数倍，为何被山西历代工匠偏爱，沿用数百年？

古建屋顶高阶变体

想要读懂这份匠心，先要摸清十字歇山顶的由来。传统古建筑屋顶等级森严，最高等级为重檐庑殿，专属皇家顶级大殿；其次是重檐歇山，多用于寺院主殿、高等级礼制建筑。而十字歇山顶，是歇山顶最精妙的衍生变体，又称“四面歇山顶”。

简单来说，它是两套标准歇山顶垂直交叉拼接而成，屋脊交会形成十字造型，区别于普通歇山顶单一的正脊坡面。这种形制最早可追溯至宋代，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留存着最早的十字歇山顶营造实物。

元代开始，山西民间工匠率先对十字歇山顶加以改良，运用于古戏台、乡间楼阁，以适配建筑四面观景的需求。明清时期，工艺彻底成熟，从官廷角楼，一路普及至寺院、市楼、古堡，成为山西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符号。

四方无碍对称舒展

普通古建筑的屋顶，大多适配长方形建筑，有明确的正反、阴阳与山墙之分，视觉上有主次，有死角。但钟鼓楼、市楼、角楼，都是方形独立楼阁，立于院落两侧、村落中心、城池拐角，是全方位观赏的地标建筑，普通屋顶根本撑不起气场。四角攒尖顶(如凉亭)造型轻巧，过于朴素，压不住寺院道场、城池要塞的庄重格局；普通单坡歇山必然会出现封闭山墙，四面观感失衡。唯有十字歇山顶，完美破解以上难题，四组坡面均衡对称，锐脊向四方舒展，东南西北皆是正面，无论游人从山门走入，从大殿



稷山板枣甲天下

杨继红

地以物显，物以地彰。稷山因盛产板枣而名播天下。稷山板枣，薄皮厚肉，味甜果硕，名列中华十大名枣之首。

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枣为五果之首；在张仲景《伤寒论》113例经方中，就有62例用到了枣。稷山当地有俗语：“一日三枣，长年不老。”经医学家临床医学观察，稷山板枣有提高人体免疫力、抑制癌细胞、防治骨质疏松与贫血、滋补病后体虚、软化血管、抗过敏、宁心安神、益智健脑、增强食欲、解毒保肝、养血美颜、止咳润心肺、滋补五脏等功效。

据河北农业大学曲泽洲教授考证，稷山是中国最早栽培枣树的地区之一。2000多年前，板枣种植就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战国策·燕策》在记述苏秦行合纵之策游说昭王时就谈到：“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苏秦把枣的生产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

当地百姓誉板枣为“铁杆庄稼”“六谷”，它曾帮助百姓渡过不少灾年。明崇祯七年(1634)，稷

回望，还是村民自街巷仰望、路人从远处眺望，看到的都是完整、舒展、规整的建筑立面。再叠加重檐设计，双层屋檐高低错落，层层外挑，瞬间拉高建筑层级，让楼阁挺拔巍峨、轮廓丰富，摆脱单层屋顶的平淡。在开阔苍茫的黄土高原上，这种错落灵动的十字飞檐，刺破平缓的天际线，为朴素的北方大地增添了独有的古建浪漫。

礼制分寸主次有序

古建形制本质上是礼制的具象化，每种屋顶都有严格的等级规矩。寺院建筑格局讲究“中轴线为尊、两侧为辅”，大雄宝殿居于正中，是整座道场的核心，多采用重檐歇山顶，沉稳庄重、独尊一方。分列左右的钟鼓楼、临街而立的市楼、镇守四方的角楼，作为配套辅楼，礼制上绝对不能超过主殿规格，否则就是僭越礼法。

重檐十字歇山顶刚好符合礼制平衡点。它工艺繁复、梁架交错、用料考究，等级远高于攒尖顶、普通硬山顶、悬山顶，足够彰显寺院的庄严、城池的规制、村落的底蕴。同时，它属于变体歇山顶，并非正殿专属的顶级制式，华丽而不张扬、隆重而不越界，完美契合“主尊辅从”的传统格局。一左一右两座十字歇山顶楼阁对称呼应，烘托中轴线主殿的肃穆，让整座院落格局规整、气韵浑然，这也是明清山西寺院标配这种形制的核心原因。

天然声场暗藏玄机

重檐十字歇山顶是古人打造的天然声学系统，完美适配钟鼓楼的核心功能。很多人以为屋顶只负责遮风挡雨、装饰造型，实则其暗藏声学智慧，分为两层妙用。

普通长方形屋顶，坡面单一，声波会被屋面单向反射，声音定向传播，出现“一侧震耳、一侧无声”的弊端。而十字歇山四组坡面四向铺开，天然形成放射状声场。晨钟暮鼓从中空楼阁传出后，声波顺着四面倾斜的屋面折射扩散，均匀覆盖寺院全域、村落四方。没有声音死角，余韵向八方飘散。

重檐的双层屋檐结构，更是一套顶级的天然滤音系

统。两层屋檐之间留有通透的回廊空隙，形成一道天然的声音缓冲带。钟鼓发出的声响，先在中空楼阁内形成浑厚混响，溢出后穿过双层檐隙。那些尖锐、刺耳的高频杂音、爆破音，会被檐下斗拱、木质构件层层消解过滤；唯独低沉、绵长、厚重的低频余韵得以留存、放大，飘向远方。单层屋顶的钟声，直白锐利、稍纵即逝；重檐十字歇山顶的钟声，则温润醇厚、悠远绵长。

晋地专属独有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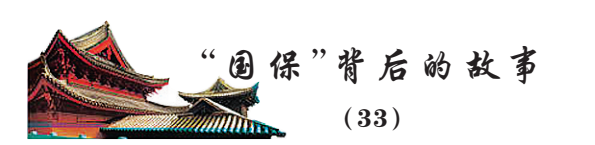
明明是高阶古建形制，为何唯独在山西遍地开花？归根结底，源自山西独有的工匠传承、地域审美与营造实力。

首先，山西拥有千年不断的乡土工匠体系。从金元至明清，三晋工匠师徒口传心授，积淀了极为成熟的木构营造技艺。十字歇山梁架咬合紧密、结构复杂，对榫卯、斗拱、坡面配比要求极高，南方多数民间工匠难以驾驭，而山西匠人早已驾轻就熟，将繁复工艺化作常规操作。

其次，适配北方地域风貌。黄土高原地势开阔、天地苍茫，简约平淡的建筑难以撑起气场。十字歇山错落的屋脊、飞翘的翼角，能极大丰富天际线，让乡土建筑既有北方的雄浑大气，又有南方的精巧灵动。

最后，是古人的敬畏之心。在传统乡土社会，寺庙是村落的精神核心。山西百姓与匠人，甘愿倾尽匠心、耗费工本，用最精巧的十字重檐形制，致敬信仰、装点故土。

重檐十字歇山顶从来不是简单的建筑模板，它是礼制与审美的平衡，是结构与实用的契合，更是力学与声学千年默契。十字屋脊，收纳四方风月；双重飞檐，沉淀千年清音。



当带着温度的青花瓷盘，盛放着色泽金黄鲜艳的过油肉端上桌，这道经典晋菜特有的灵味便迫不及待地钻进鼻腔。有人说那是陈醋与热铁锅氤氲出的酸香，馥郁悠长，宛如一首悠扬的晋地民谣；猪里脊诱人的焦香，在醋香的烘托下，与木耳的质朴、玉兰片的淡雅完美交融，形成一种独特的复合香气。每一种食材的味道鲜明却不突兀，让人未动筷就已垂涎三尺，只盼着赶紧夹上一筷子，将这诱人香气化为舌尖上的美妙滋味。

氤氲热气里飘散的不仅是过油肉特有的味道，更是三晋大地千年的烹饪智慧。1957年2月，经市饮食业组织专家评审，名厨吴万库制作的过油肉被评为太原十大名吃。此后，张殿华、白宝山、方明锁等几位名厨怀揣对美食的极致追求，先后征战全市、全省及全国的烹饪大赛，凭借着对火候的精准拿捏、对食材的巧妙配伍，将这道经典晋菜不断发扬光大。



李拉弟

选料，是这场味觉叙事的开篇。新鲜猪里脊、通脊、元宝肉，泛着莹润的光泽。刀工在此显露锋芒，肉片要薄如蝉翼却又又不失韧性，每一刀都需顶着肉的纹理游走，确保其在后续烹饪中既能充分吸收调料的滋味，又能保持弹牙的口感。配菜的选择同样考究，鲜嫩的玉兰片、脆爽的黑木耳、金黄的鸡蛋皮，它们不仅在色彩上与肉片相映成趣，更在口感上形成层次丰富的交响。

过油，堪称这道菜的灵魂工序，也是考验厨师功力的关键。当熟猪油在铁锅中泛起微光，油温需精准控制在七成热，既能让肉片迅速收紧定型、锁住肉汁，又避免表面过早焦黑。肉片入锅的刹那，热油瞬间包裹食材，发出欢快的“滋滋”声。待到肉片表面泛起诱人的金黄，便要眼疾手快地捞出，多一秒则老，少一秒则生，这转瞬即逝的黄金时刻，全凭厨师经年累月练就的“火眼金睛”。

炒制过程是一场味觉与火候的共舞。锅留底油，葱姜蒜爆香的瞬间，厨房便成了香气的战场。肉片回锅，与配菜迅速翻炒，此时陈醋的登场至关重要。醋需沿锅边淋入，让高温瞬间激发出酸香，却又不会掩盖肉香与配菜的本味。勾芡更是点睛之笔，水淀粉的浓稠度、淋入的时机与翻炒的力度，三者需完美配合，才能让酱汁均匀地包裹每一片食材，形成“明油亮芡”的视觉美感，同时赋予菜品醇厚爽滑的口感。

从选材备料的细致入微，到过油炒制的精准把控，山西过油肉的标准流程，是对传统烹饪技艺的虔诚传承，也是对美食本真的执着追求。每一次翻炒、每一次调味，都凝聚着厨师的心血与智慧。

